

別野之夜

译文
丛刊

7

译文丛刊
别 墅 之 夜
〔英国〕毛姆 等著
俞亢咏 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7.875 插页 2 字数 432,000
1984 年 5 月第 1 版 198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67,500 册

书号: 10188·479 定价: (六)2.05 元

目 录

博托和莱娜……………〔德国〕冯塔纳作 叶 文译 (1)

上帝的剑

……………〔德国〕托马斯·曼作 刘 浩译 钱鸿嘉校 (163)

门户不当的婚姻……………〔法国〕莫泊桑作 黄志强译 (180)

闺怨……………〔法国〕莫泊桑作 黄志强译 (188)

哑妻……………〔法国〕法朗士作 郝 运译 (208)

别墅之夜……………〔英国〕毛姆作 俞亢咏译 (240)

蛛网楼……………〔英国〕吉辛作 王汉梁译 (328)

生火……………〔美国〕杰克·伦敦作 露 沙译 (348)

岗亭……………〔俄国〕乌斯宾斯基作 侯华甫译 (365)

又便宜又好

……………〔葡萄牙〕费尔列拉作 彭子铃 郑 铮译 (400)

菲涅扎斯大师……………〔葡萄牙〕冯塞卡作 彭子铃译 (406)

归来 ……………〔葡萄牙〕洛扎作 彭子铃 郑 铮译 (412)

黑夜 ……………〔葡萄牙〕勃拉加作 彭子铃 郑 铮译 (416)

出租孩子的店铺……………〔日本〕宇野浩二作 袁龙旻译 (422)

结局……………〔印度〕泰戈尔作 冯金辛译 (467)

无名氏的召唤

……………〔埃及〕迈哈默德·台木尔作 刘开古译 (481)

作者和作品简介…………… (555)

博托和莱娜

[德国]冯塔纳

第一章

七十年代^①中叶，在选帝侯堤和选帝侯大街的交叉点附近，斜对着“动物园”，还有一个穿越田野的园艺场。离此约百步的一个小前园后面，有一间设有三扇窗子的小屋。尽管屋子很小，很隐蔽，但是从前边这条大街上望过来，还是看得清清楚楚。然而可算是属于园艺场整体结构的、也就是构成园艺场真正的主体，正好给这幢小屋象布景似地遮住了。人们只能看到一个用红绿漆涂过的木板小钟楼，钟楼尖顶下的大钟面板，一半已经碎落，这就更谈不上那口大钟本身了。这样，就让人们猜想，在那“布景”的后面一定还隐藏着什么东西，这种猜想也因为钟楼上不时有鸽群的飞过和麋集以及偶然发出的狗吠声而得到证实。但是这条狗到底躲在什么地方，这自然使人无法察觉，尽管紧靠左角的那扇屋门从早到晚一直敞开着，允许人们向院子的一角望上一眼。诚然，看来人们并非存心要将这一切隐藏起来，然而每个人必须在我们这个故事的一开头，把这间三窗的小屋和生长在前园里的几棵水果树看个痛快。

圣灵降临节后的这个星期，白昼时间渐长，有时强烈的阳光没完没了。但是今天的太阳已经落到维尔姆斯村的教堂钟楼后面去

了，太阳不是一整天把强烈的光线射到地面，而是让这些光线已经隐藏到前园的黄昏阴影中去了。这个前园里的那种半带神秘色彩的宁静，只有尼姆普奇老太和她的养女莱娜借住的小屋里的岑寂才能超过它。尼姆普奇老太本人此刻象平日那样，坐在不到一尺高的大炉灶边，佝偻着身子望着熏得墨黑的旧茶壶，这炉灶占去前房的整个前沿。壶嘴里虽然已经喷着蒸汽，但壶盖仍在不断地跳动。老太双手遮着熊熊烈火，沉浸在深思和梦幻中。这样，她就没有听见通向过道的那扇门给打开了，一个身材茁壮的婆娘，声音相当喧闹地闯进屋来。等到后者咳嗽一声并以某种温情呼唤她的女友和邻居，也就是呼唤我们的尼姆普奇老太名字的时候，老太便转过身来，也用一种亲切友好的稍带讨好的口气说：“啊，亲爱的德尔太太，您又来我家，真是太好了。而且是从那边‘府上’来的。因为府上总归是府上，今后也是这样。那儿有钟楼。现在您请坐吧……您那亲爱的男人我刚才看见他走了。他也非走不可。今晚上他要玩九柱戏。”

那个被亲切地称做德尔太太的娘儿，不仅身材茁壮，而且特别也是个外貌十分端丽的女子，她在给人以温良、可靠的印象的同时，还使人觉得她举止极有分寸。尼姆普奇老太显然很高兴，嘴里只是反反复复地说：“嗯，他晚上玩九柱戏。不过嘛，我告诉您，亲爱的德尔太太，德尔先生的那顶帽子已经不行了，不仅已经褪色，而且会叫人看了笑话。您得拿走他的帽子，给他另外弄一顶。也许他自己没注意到这一点……而今，您坐到这边来，亲爱的德尔太太，您还是情愿坐在那儿的小板凳上……莱娜，哦，您知道的，她到外边去了，又剩下我一个人在屋里。”

“他大概来过这儿吧？”

① 这里指十九世纪七十年代。

“当然，他来过。两个人上维尔姆斯村子去了一会儿；这条小路很长，没有人来往。不过嘛，他们随时有可能回来。”

“嗜，那我还是早点走为好。”

“哦，别走，亲爱的德尔太太。他不会留下来，即使他留下来，您知道，他也不会讨厌您。”

“我知道，我知道。情况到底怎么样？”

“嗯，情况该怎样呢？我相信，她爱这样想，即使她心里并非此意，她自以为了不起。”

“你啊，我的好人，”德尔大娘说，她没有去拿对方递给她的小板凳，却搬来一只稍微高一点的凳子。“哦，我的好人啊，因为这样做就不好。一个人开始自负，坏事也就开始了。这正象教室里念的一声‘阿门’。您要明白，亲爱的尼姆普奇太太，跟我打交道就是如此，来不得半点自负。只是因为这一点，一切也都两样了。”

尼姆普奇老太一时不理解德尔大娘为什么接下去这样说：“因为我脑袋里从来一无牵挂，所以一直顺顺当当，我现在有了那个男人德尔。嘿，算不得怎样，但是个正派人，这点随处都可以看出来。所以我肯跟他上教堂结婚，不单去一下户籍登记处。在户籍登记处他们还一直谈论不休呢。”尼姆普奇老太点点头。

但是德尔大娘又重复一遍：“不错，上教堂，上毕希塞尔的马太教堂。但是我原来想说的是，您明白，亲爱的尼姆普奇太太，我从前比莱娜更伟大，更吸引人，那时，即使我并不俊俏（因为这样的事谁也不知道为什么，各人的胃口不同呀），但我还有几分姿色，有些人还喜欢我呢。不错，这样做才是正确的。但是我过去即便所谓是比较坚定的，有一定的分量，十分自恃，那么，我过去有过这种分量，而且一直如此，在别人十分简单，几乎是单纯无知，他也是这样，我的伯爵，年纪已到五十，可是，头脑十分单纯，一直快快活活，作风不正派。我跟他说过不知多少回了：‘不，不，伯爵，这样不行，这样的

事我不允许……’年老的人总是这样。我只是说，亲爱的尼姆普奇太太，您对这样的事根本就想象不出。实在丢丑。要是我看到莱娜和她的男爵在一起，要是我想，他象我的那一个，那么我还一直要害臊。现在就讲莱娜本人吧，上帝啊，她大概也不是个天使，但举止得体，为人勤奋，什么都会，品性端正可靠。您瞧，亲爱的尼姆普奇太太，这正是可悲的地方。她到处闯荡，今天这儿，明天那儿，来来去去，象只四腿乱窜的小猫，但是她是个好丫头，干什么都是一本正经，干什么都出于爱情，这是糟糕的……或者也许也不那么糟；您只是收养了她，她不是您的亲骨肉，她也许是个公主或者这样的人物。”

尼姆普奇老太对德尔太太的这种估计只是摇头，好象要回答几句似的，但是德尔太太已经站起身来，一边俯视园子的台阶，一边说道：“上帝啊，他们来了。只穿着便服，穿裙子和裤子全一样。但是看上去挺神气！现在他在向她咬耳朵，她哈哈大笑。可是她的脸孔绯红了……现在他走了。现在……真的，我相信，他还会转回来。不，不，他只是再告别一下，她现在向他作飞吻……嗯，这我相信；我喜欢这一套……不，我是不这样的。”

德尔大娘还在往下讲，直到莱娜来到，两个女人彼此问了好。

第 二 章

次日上午，已经高挂在天空的太阳在德尔家园艺场的院子里露面，把所有屋宇照得通明，其中包括上一天晚上尼姆普奇老太以微微的嘲弄和讨好的口吻讲到的“府上”。不错，就是这个“府上”！在朦胧的曙光中，它那巨大的轮廓，真象一个“府邸”，不过今天，由于明亮的阳光直射在上面，叫人看得十分清楚，这整个直到高处的哥特式窗户都描上了图案的建筑物，看起来无非象个可怜的大木

箱，房屋两侧的山墙上，撑一个用藁草和烂泥糊在一起的桁架，这个相对坚固的支撑与两侧厢房十分相称，除此以外，只是石头铺地，从地面通过横七竖八的梯子先通到上面一层，再由上面一层往上，通向作为鸽棚用的小塔楼。从前，也就是在德尔住进这儿以前，这个巨型“木箱”，只是用来贮藏豆梗和浇水壶，或许也做过放存土豆的地窖。但是从这以后，反正是多年过去了，这个园艺场被卖给现在的东家，那一间奇特的小屋出租给了尼姆普奇老太，而那个描有哥特式图案的“木箱”，配上前述的两个厢房，供当时还是鳏夫的德尔暂住，这儿有一些极为简陋的摆设。此后不久，德尔再娶，房内摆设一如其旧。每到夏天，这间几乎没有窗子的贮藏室，由于石头铺地，倒也凉快，并不是个可憎的住所；但是一到冬季，要是没有院子另一边的两个大暖房，德尔和后妻以及前妻所生的年满二十岁、有点儿低能的儿子住在里面，干脆就要挨冻。从十一月到来年三月，德尔一家三口只能在这暖房里生活，但是就在气候比较好的季节，甚至在炎热的季节，要不是逃避炽热的阳光，他们一家的生活，大部分时间就在花园的暖房前或暖房里度过，因为这里样样都舒服极了：这里有台阶和平台，每天早晨，一盆盆从暖房里端出来的鲜花放在上面透透新鲜空气，这儿有牛羊的厩房，这儿的草房里饲养着拉车子的狗。离此往前，还有两个大约五十步长的并排的暖床、一直通向远处的大菜园，暖床中间有一条狭窄的走道。菜园里看起来不太整齐，一来因为德尔无心整理，二来，他非常喜欢养鸡，他允许他的宠儿鸡群到处乱啄，也顾不得它们所造成的损失。当然，这种损失从来不大，因为他这个园里除了芦笋，别样精细的蔬菜都不种植。德尔对此习以为常，同时认为这也是最最有利的方面。因此他宁愿在园里种薄荷和别的香料菜，但特别是多种韭菜。考虑到这些情况，他有一个看法：地道的柏林人，只需要三样东西：一杯白葡萄酒，一杯烧酒和韭菜。“对于韭菜，”他总有这样的论断，“没

有一个人不喜欢。”他这人非常特别，完全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不管谁说他什么，他一概当作耳边风。这一点也适用于他的第二次结婚。他这次结婚完全出于个人爱好，他把未来的妻子设想得特别美丽在这中间起了一定作用。她从前跟伯爵的关系不但无损于她，恰好相反，这种关系反而有利于她，充分证明她那种不屈不挠的反抗意志。要是在这方面有人根据充分理由对他作了过高的估计，那当然不是由于德尔个人，这和德尔的性格、外貌关系极少。德尔的外貌瘦骨嶙峋，中等身材，头上和额前挂着五绺花白头发，要不是他的眼角和左腮帮之间有一个形状有点儿特异的褐色孢子，那么，他完全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形象。这就是为什么他的妻子也有十足理由以一种特别爽快的口吻常常这么说他：“他满脸皱纹，但是左面半片有点儿象苹果。”

妻子的这句话真是一语中的，他日复一日如果不是戴着阔边麻布帽，把帽沿深深地拉到额前，将他正常的半边脸和异常的半边脸遮掩起来的话，那么他相貌上的这种特异标志，无论走到哪儿，都会被人认出来。

今天，他又是这样，把帽子和帽沿遮住面孔，显然在德尔大娘和尼姆普奇老太交谈过以后，站在靠近暖房前面的放花盆的平台上，把明日要送到周集市上去的一盆盆各个品种的牻牛儿和桂竹香推到一边去。今天他要忙的是那些不是栽在盆里的、而只是供种花人移植的花卉，他带着特别满意和喜悦的心情，把它们一株株整齐地摆在自己面前，心里先作一番预习，笑脸相迎那些明天要来买花的“太太”，她们按惯例拿五个芬尼来买花，她们终究也可能是些骗子，他这样做心里特别满意，这本来也是他所过的主要精神生活。“几句骂人话……只要我能听到……”

当他这样从园里走来时，嘴里还在这样自言自语，他听见一条小狗的吠声，其间夹杂着可疑的鸡啼声。是的，要是他没有完全搞

错，是他的那只公鸡，他的那个长着银色羽毛的宠儿在啼鸣。他的眼睛转向园子，他确实看见一群鸡四散逃窜，可是那只公鸡却飞到一棵梨树上，对着树下正在汪汪吠叫的狗，不断地啼叫求援。

“混帐东西！”德尔气愤地叫道，“博尔曼家这条狗又干上了……它又穿过篱笆……呸，那就该……”他赶快放下一盆拿在手里正在打量的牦牛儿，立即奔到狗舍，抓起锁狗的链条，把自己家拉车的大狗放掉，大狗立刻也象个疯子那样冲进院子。还没有赶到梨树下，“博尔曼家的那条狗”，早已滑脚溜走了，它从篱笆下钻出去，逃到园外去了——那条狐黄色的拉车大狗，开头还跨着大步追了一阵。但是篱笆上的那个洞，只有小狮子狗钻得过，这条大狗没法过去，这迫使它只好停下步来不去追赶了。

德尔自己的情况也没有比拉车的大狗好一些，他这时拿了一个耙子追来，和他的狗交换了一下目光。“嗯，苏尔坦，这会儿一无所得吧。”这时苏尔坦重又走向狗舍，走得很慢，神情狼狈，仿佛它听出了主人的小小谴责。德尔自己可盯着外面田沟里的那头急忙奔去的狮子狗，过了一会儿说：“我如果不在梅勒斯或别的什么地方弄一支汽枪来，我可倒楣了。有了汽枪我就悄悄地把那畜生干掉，母鸡不叫，公鸡不会随后啼，我的鸡也不会啼。”

德尔希望公鸡安静下来不要再啼了，可是公鸡暂时不想听从，它还是和刚才一样，多次引颈长啼。同时它骄傲地抬起银色的脖子，仿佛在向母鸡们表示，它飞到梨树上去，是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巧计，或者是一种单纯的要脾气。

但是德尔说：“上帝啊，这么一只公鸡。想法挺怪，把自己看得很了不起。不过它的勇气倒也不小哩。”

说着，他又一次走向放花盆的平台。

第 三 章

刚才事情发生的整个过程，都为正好寻找挖掘芦笋刀子的德尔大娘所看到。但她也只是稍微注意一下，因为类似这样的情景每隔三天总要重演一次。她接下来就干自己的活儿，她经过最严格的观察，没有发现苗床上剩有“白头”^①，才不再寻找挖芦笋的刀子。现在她胳膊上挽一个篮子，刀子放在篮里，赶着几只迷路的小鸡，慢慢地往前走，开头走到园子中间的路上，然后进入院子，到了放花盆平台的地方，德尔又在整理他那送往市场去的花卉。

“喂，苏珊尔，”他迎着他的老婆说，“你到底来了。你大概看到了吧？博尔曼家的狗又来了。博尔曼一定认为，我把他的狗烤了，他大概还会得到一点儿脂油，而苏尔坦可能得到油渣……可狗油，你听着，苏珊尔……”显然，他一个时期以来，悉心研究治风湿痛的方子。不过眼下他转身看见妻子胳膊上挽一个装芦笋的篮子，便停下原来的话头，接下去说：“喂，给我看看，芦笋上有没斑点？”

“呸哟，”德尔的老婆说，把不到半篮的芦笋端给他看，德尔一面用手摸笋，一面摇头。因为大多数芦笋瘦瘦长长，许多都是半截子和折断了的笋尖。

“你听着，苏珊尔，你还是老样，眼睛不尖，不会挖笋。”

“我已经学会了。我只是不会施魔法。”

“嗯，咱们不想吵架，苏珊尔；话就是这些。不过嘛，这样咱们得饿死。”

“呸，别想到这上面去了。让没完没了的唠叨见鬼去，德尔；芦笋长在土里，它们是今天长出来还是明天长出来全一样。象圣

^① 即芦笋的嫩芽。

灵降临节前那样来一场透雨，那你就有得瞧了。雨是有的。水桶又满了，园里的大蜘蛛已经爬到角落里。可你每天想什么都有；这你不可能办到。”

德尔笑了。“喏，你把什么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把讨厌的东西也拉扯在一起。你也可以少讲几句的。”

“啊，你别这么说，”对他的贪婪经常生气的妻子打断了他的话，今天也揪住他的耳朵把他拉到“府邸”里，而他把她的这种动作一直当作一种打情骂俏。她到了石块铺地的过道上，身心感到舒服，她想在这儿把芦笋扎成一束一束。可是，她还没有把那张一直放在这儿的小矮凳推到门槛一边去，就听见斜对面尼姆普奇老太住的三扇窗的小屋里，有一扇后窗被用力地推上了，与此同时，窗钩也给搭上。就在这时，她见莱娜粗毛布裙子外面罩一件紫丁香花图案的上衣，金灰色头发上戴一顶小帽，亲切友好地向她问好。

德尔大娘以同样亲切友好的姿态回答了对方的问候，然后说道：“窗应该一天到晚开着；这样才好，小菜娜。天也已经开始热起来了。今天还会更热。”

“是的。我妈妈已经热得头疼了，我宁愿在后房里烫衣服。这儿更舒服些；前面看不到人。”

“你说得对，”德尔大娘回答。“啊，我想稍微靠近窗边一点儿。一个人要是这么说话，干起活来更利索。”

“啊，您真好啊，德尔大娘。但是这儿靠窗太阳可厉害呢。”

“没有关系，莱娜。那我把我那顶马西特伞撑到这儿来，旧东西，补满补钉，可是还一直能派用场。”

不满五分钟，这位善良的德尔大娘把她的小凳拖到窗边，现在撑起伞，舒舒服服而扬扬得意地坐在伞下，仿佛她已经坐在宪兵市场上了。屋里莱娜把熨衣服用的木板搁在两只紧靠窗口的椅子上，她站得离德尔大娘很近，不用费劲就可伸手达到大娘那儿。这

时熨铁在忙碌地来来往往。而德尔大娘呢，也在忙不迭地挑选芦笋，把它们捆成一扎扎。每当她停下手头工作向窗里张望时，便看见房间靠后边那只烧熨铁的小炉子烈火熊熊，这炉子正好给新的熨斗加热。

“你给我张碟子，莱娜，碟子或者碗！”当莱娜依照德尔大娘的希望，立刻拿一只盛器来给她的时候，德尔大娘便把刚才挑选芦笋时放在围裙里的碎笋放到盛器里了。“喂，莱娜，这点儿可烧个笋汤。这些断头跟整枝笋一样好。因为断头往往是些笋尖，就是样儿难看一点儿。这跟花椰菜一个样；老是花椰菜，花椰菜，这地地道道是幻想。其实最好吃的是菜茎，营养全在这里面。营养总是最主要的。”

“上帝哪，您总是这样好心肠，德尔大娘。不过嘛，您那老伴会说什么呢？”

“他吗？啊，小莱娜，他说什么全一样。他会说话的，他一直要我把垃圾货也扎在里边，当作整枝笋那样卖出去。可我不喜欢干这种骗人勾当，即便断头笋和一段段的笋吃起来味道和整枝笋一个样，我也不愿干。人家付了钱，他就得拿到东西。叫我恼火的只是这样一个人，我嫁了这样一个人，一个老财迷。不过嘛，所有的园丁都是一路货，又骗又抢，永远不满足。”

“是的，”莱娜笑起来，“他财迷，也有点儿怪脾气——不过，从本质上看，他是个好人。”

“这话不假，小莱娜，他本来是满不错的，就是小气一点也不怎么坏，就算他不怎么温情，那总还是比大手大脚的好。你不会相信，他一直在家。你现在仔细打量他。跟他在一块，实在是倒楣的。他现在满五十六岁，也许还多一岁。因为他碰到好机会，便要撒谎。你帮助他没用，根本就没有用。我一再跟他讲，并且指给他看，撒谎的人会变成瘸子，嘴巴会歪，可他每次只是笑笑，不肯相

信。但事实确是这样。嗯，小莱娜，我完全相信，这样的报应会到来，也许要不了多久呢。嗯，他愿立下字据，一切都答应我，那我还有什么话好说呢。长什么心眼，过什么日子。不过我们谈德尔这号人，他可长着罗圈腿。上帝啊，我的小莱娜，世界上有另一号人，他们长得象枞树一样挺拔。不是吗，莱娜？”

莱娜一听，脸孔更加红了，说：“熨斗已经冷了。”她从熨板那儿走回来，到了铁炉那儿，把熨斗放到炭火上，准备调换另一个熨斗。这一切工作她都在片刻间完成。现在她以熟练的动作，把滚烫的熨斗从火钩上取下装入下边的熨铁，小门重又关上，这时她才看见德尔大娘还一直在等她回答呢。为了保险起见，这位善良的大娘把问题又重复一下，然后补上一句：“他今天到底来吗？”

“来的。至少他已经答应过。”

“那么，你倒说说看，莱娜，”德尔大娘接下去说，“这事情到底是怎样起头的？尼姆普奇妈妈从不随便说话，要是她开了口，那么别人总是随声附和，不说左也不说右。可这样，总是只说了一半，而且乱糟糟的。好吧，你说说。事情是在斯特拉劳那儿起的头，是真的吗？”

“是的，德尔大娘，事情是在斯特拉劳开始的。复活节第二天，不过天气已经很暖和，仿佛到了圣灵降临节，因为鹅眼丽娜喜欢划小船，我们就弄了一条小船，而鲁道夫，这人您大概认识，是丽娜的兄弟，他掌舵。”

“上帝啊，鲁道夫。鲁道夫还是个小伙子呢。”

“当然。不过他说，他懂，他老是只说一句话：‘姑娘们，你们得静静地坐着；你们晃得厉害啊，’他讲一口蹩脚的柏林话。可我们压根儿没有想到这上面，因为我们立即看到他掌的整个舵走不了多远。最后我们又忘了他的话，彼此胡闹起来，并且和路过的船上人嬉耍，他们用水泼我们。而在一条和我们朝着同一方向驶行的

小船中，坐着几位极为文雅的绅士，他们不断地和我们招手，我们也就大着胆子回答了他们的问好，丽娜甚至向他们挥挥手绢，做出好象她认识这几位先生的样子，其实她压根儿不认识他们，她只是想要表现一下自己罢了，因为她还非常年轻。正当我们还这样笑呀闹呀、拿着桨只是作玩儿的时候，我们突然看见从特雷普托夫方向向我们驶来一艘汽轮，这您可以想象，亲爱的德尔大娘，我们吓得要死，大伙儿害怕地大叫鲁道夫，要他掌好舵，把我们救出险境。可是这小伙子却自由自在地划桨，让我们的船只是在水里一直转圈子。于是我们大声呼救，要不是另一艘船上的两位先生在这千钧一发的关头出于同情心，拯救了我们，那艘汽轮肯定已经把我们埋到水下了。另一艘船上的两位先生划了几下，让船靠近我们，其中一位用船钩牢牢地钩住我们的小船，把我们的船用力拉到他们的船边，让两条船并在一起。而另一位则拼命划动，使我们脱离漩涡；只有一次，由轮船带过来的巨浪仿佛要打到我们身上似的。汽轮上的船长也真的用手指着我们，进行恫吓（我在万分恐惧之中看到了这一点），可事情已经过去了。一分钟以后，我们已经到了斯特拉劳，这时，我们应该感谢救命之恩的两位先生，跳上岸去，把手伸给我们，象真正的绅士那样，帮助我们登岸。我们站在蒂布贝克斯^①旁边的栈桥上，样子十分狼狈，丽娜号啕大哭。那个鲁道夫，根本是个刚愎自用、只会吹牛的顽童，一直反对兵役。只有鲁道夫倔强地瞪着前面，仿佛他想说：‘他妈的，救出你们来，我也出了力。’”

“是的，他就是这副样子，一个只会吹牛的顽童；我知道他。可是那两位先生呢？这是主要的事情……”

“唔，开头他们还为我们操了不少心，然后坐在酒店的另一张桌上，一直向我们这边张望。七点左右，天暗下来了，我们打算回

^① 斯特拉劳旧城的酒店。

家，其中一位走过来问我们，他和他的同伴是否可以陪送我们一程。于是我大胆地笑起来说道，他们救了我们，一个人不该拒绝救命恩人的要求。此外要他们再考虑一下，我们住得很远，好象在世界的另一头。如果要去那儿，那是一趟名副其实的旅行。于是那位先生彬彬有礼地回答道：‘这样更好。’这时，另一位先生也过来了……啊，亲爱的德尔大娘，这样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可能不合适吧，但是那一位我很喜欢，举止谨慎而拘束，这样儿我从来没见过。于是我们开始远征，先沿着施普雷河，然后沿着运河走。”

“那么鲁道夫呢？”

“他跟在后面，他仿佛不是我们中间的人，但他看到这一切，好生注意。这样也好；因为丽娜才十八，还是一个善良的、纯洁的孩子哩！”

“你认为这样吗？”

“当然，德尔大娘。您只消仔细看看她，您就会立刻看出来。”

“是的，要看多次。不过有时也未必看得出。他们就这样陪送你们回家吗？”

“是的，德尔大娘。”

“后来呢？”

“嗯，后来吗？唔，您知道后来怎样了。他下一天又来，向人打听。从此以后，他常常来，他每回来，我都很高兴。上帝啊，一个人有了什么新的经历，总是很高兴的。这儿外边常常是冷冷清清的。您知道，德尔大娘，我娘并不反对，她老是说：‘孩子，这没有关系。错过机会，人就老了。’”

“嗯，嗯，”德尔大娘说，“这样的话我从尼姆普奇老太那儿也听到过。这话也十分有道理。这叫做一切听任个人的意愿，按照教义问答，这本来还是比较好的办法，那就是说，实在是最好的办法。这一点你可以相信我。不过我知道，这样不一定永远行得通，有的

人也还愿意呢。要是一个人不愿意，那么，也就不能强迫，事情也只能这样，更多的情形也是这样，只要人老实，正派，说话算话。当然，以后的事，就得要耐心等待，不可以感到奇怪。要是一个人知道所有这一切，一再影响情绪，那么，这也不是那么糟糕的。只有自以为了不起，才真正是糟糕的。”

“啊，亲爱的德尔大娘，”莱娜笑起来，“亏您想得出来。自以为了不起！我压根儿不会。要是我爱上一个人，那我就爱他。这我就满足了。我不想从他身上得到什么，什么也不想，根本不要什么。我的心儿怦怦直跳，我数算着钟点，直到他来到我的身边，我无法耐心地等到他再来，他来使我幸福，使我感到满足。”

“是的，”德尔大娘微微一笑，“这样做才对，必须这样。不过莱娜，他名叫博托，是真的吗？一个人不可能取这样的名字；这绝对不是一个基督徒的名字。”

“是叫这名字，德尔大娘。”莱娜做出一种神情，想进一步证实取这样名字的人是有的。但是她还没有做到这一点的时候，大狗苏尔坦汪汪地叫起来，同在这一刹那间，她们清楚地听见过道上传来声音，有谁走进屋里来了。果真不错，邮递员出现了，他给德尔大娘送来两张订货卡，给莱娜送来一封信。

“上帝啊，哈恩克，”德尔大娘对着站在她面前的满头大汗的人叫道，“您一颗颗汗珠往下滴。难道天就热得这么厉害？现在才只九点半。唔，我看哪，当邮递员也是个苦差使。”

这位好心的大娘想去取一杯鲜牛奶来。可哈恩克表示感谢。“我没有时间喝，德尔大娘。下回来喝吧。”说着他就走了。

莱娜趁这时机把信拆开了。

“喂，他写了点什么啊？”

“他今天不来了，但是明天来。啊，一直要到明天，时间这么长。幸而我有活儿干；活儿越多越好。今天下午我上您家园里去，